

《道德經》筆札

上課地點：大鑑禪堂，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

第七堂課

（聆聽《道德經》弘法第7堂，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授課錄音）

梁寒衣老師撰筆

第七堂課之一

◎歸家穩坐/復歸道性本體之道——

——就道家體系，從「無極」發散、變化為「太極」；又從「太極」變化為「陰陽」；自「陰陽」的動/靜交發、感賦中生「五行」（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）；由「陰陽」加「五行」，而生男女、萬物、萬類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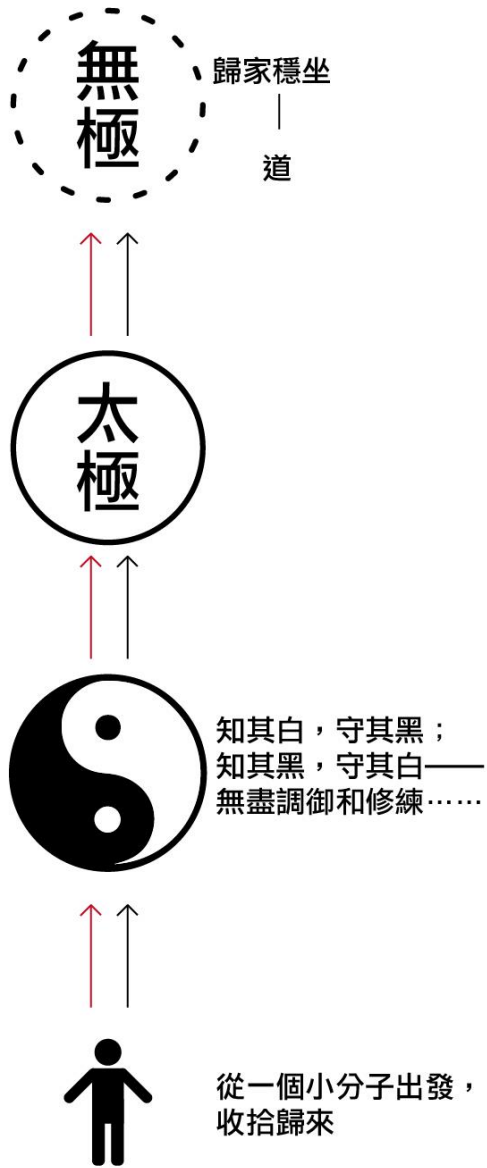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其投射、發散的方式如此，故逆此方向薰修，則是返歸道性之法；即如一個人離家迂迴走了一千里的道路，循著昔時離家的道路（假設路標一一清明、精準，未曾佚失、遺忘）反向而行，不就能回到「本然家」嗎？

〔•道家用「無極」，佛家或用「佛性」、「如來藏」來指涉；名相不同，裂變、投射的方式則相近（參看前《楞嚴經》的「如來藏裂變/發散圖」）——從此投射，自然，也循此返家。人人皆具佛性，也皆是「如來藏」的一枚斷片，故「子佛性」可匯歸「母佛性」，復歸「如來藏」本體（佛語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」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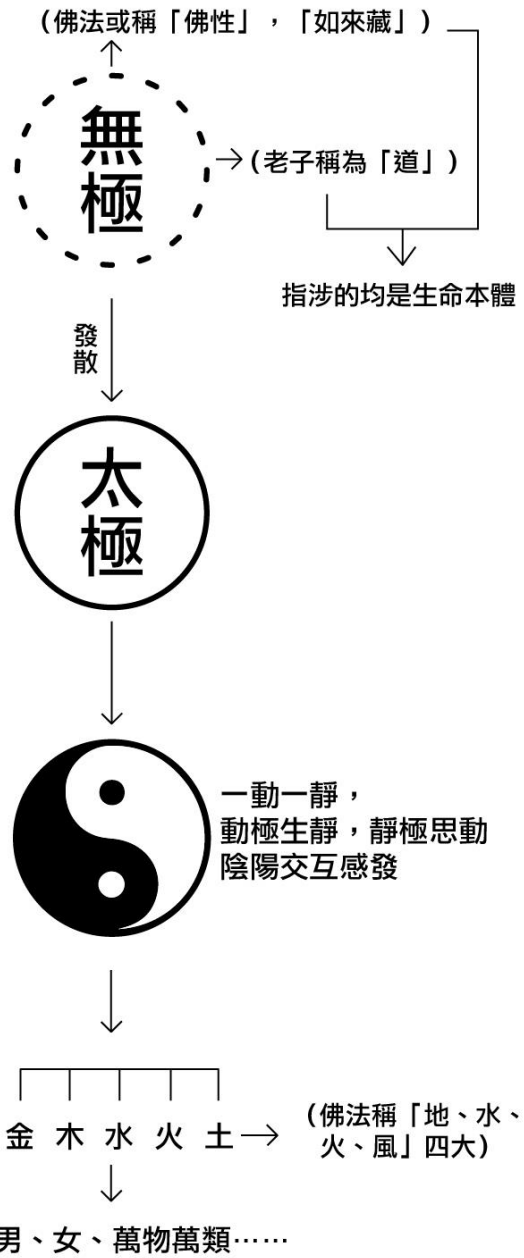
- 就禪宗，「悟道」即是認證「本然家」，知「家」畢竟座落何處？悟後修行、悟後「保任」，目的即為「歸家穩坐」。
- 佛法以「十二因緣」解釋生命的輪迴流轉；如是「順十二因緣」，依無明起行，則為「生死流轉法」；「逆十二因緣」，依智覺起行，則為「清涼涅槃法」。系統不一，但「返家」的概念是接近的。〕

如圖

左圖



右圖



[註 1. 此圖 2009 年學生畫於黑板上，早已佚失，現前乃是依弘講約略揣摩、繪製的。詳解請聽 CD。

註 2. 老師山上站牌上，有一道家招牌，標著「身在太極界」（指人類肉身便是一個太極的物質所構成的宇宙器世），「心在無極中」（精神、心靈卻可匯歸返本源頭、道體——那個「本來家」！）]

◎輪迴的真相——同學問，為什麼修行一定要「出離」？

輪迴之因有二：

1. 愛渴、戀執——佛家認為，基於無明覆蓋、迷惑本源佛性，我們因而投射在此「五濁惡世」，此有形的世界、宇宙中。而此世界恰恰如各種巨型的遊樂場一般，我們今生在此遊樂場玩玩，轉悠了一圈，覺得還不錯，還耽溺、戀執，或想變另一種設施、另一種「玩具」來玩（從「旋轉木馬」，到「摩天輪」、「碰碰杯」，到「天梭遊戲」……），如此便會反覆浸泡、投射在遊樂場裡，一樣一樣，試了又試、玩了又玩！——在於「不夠，不夠，還沒玩夠！」，孩子並不打算「回家」。
2. 業力、業緣——投影的背後有各種善、惡因緣，各種業因、業果，並不如想像中的「自由」——即如前回「餐廳」的比喻一般，你很喜悅一座餐廳，且很喜愛同一批伙伴相聚在一起的「感覺」；自然下回便會約同一票人一起來，在同一座餐廳，同一種氛圍、同一種交感、悲欣、戲劇裡。愛的如此；憎恨、仇怨、相鬥、想討回「公道」的……也如此（往往，「恨」較之於「愛」更深；人記仇人，較之於記恩人、愛人，更深切、難忘，更摧毀自己！及至臨終，也未忘所憎，未忘讎恨。）。
 - 只要仍執著「一切有」，認此世界、現象為實體，眾生界便不肯消融回「空性」，由是，便將反覆投影於遊樂場中，上馬、下馬，生生死死，不住變換各種身份、形貌、戲碼，換各類遊樂設施。
 - 直到一日，孩子忽然「玩」得厭倦——玩得寂寞、痛苦、孤獨……且升起巨大的苦受與質疑，而起身想「回家」，離開遊樂場，「返歸」才有可能——故修行，必定從「出離心」開始。倘連出離的「念」都沒有

（或不夠強烈，僅是「說說」），當然，就將反覆浸泡於遊樂場中，輪轉、輪迴不休。

- 故「出離心」為修法的第一要素。
- 小乘羅漢道「只出不入」，大乘菩薩道則依於大悲「既出且入」（既出離、又回歸五濁度生）；但其軌轍不變，皆是先「出離」，悟道、修行、禪定、保任至某一程度，才可回歸、投入、攝受眾生。

◎來時歡喜，去時「明」——同學請益發心

——順治皇帝的〈出家詩〉，有兩句道「來時糊塗去時迷，來時歡喜去時悲」，足以解釋人類於此一期生死的狀態：總是無明來去，來時固然不知為何、因何而來，去時也仍癡惑而去，并未弄清生命本題。生時固然歡喜、驚動，死時卻又悲傷不捨（由是眷戀纏連，入胎又入胎，輪迴又輪迴！）。

——老師尋常將之簡潔記成一句「來時歡喜，去時迷」；其實大的一期生死如此，小的無盡生滅亦然。通常，我們初初跟一個團體、一個道場、一個人類相逢、交往的時候，都唯感到無限地好，戴著金色眼鏡；一旦要離開，便全戴著黑色墨鏡。

- 剛開始，總是陶醉、恨不能至！認為能交這個朋友、這名老師會如何如何……因太喜歡，一切都戴著金色眼鏡、攏著一層金光，無論什麼都用「勝義解」——之於「上師」更容易如此。一俟發現某些東西不符合自我的心意，於是用另一付量尺（墨鏡來了！），找出那人所有可能的缺點與漏隙，以便確認你之於他的嚴厲毆打、評擊與懷疑是對的（乃至製造、蒐羅種種證據與流言），以便堅信一己的「道德正確」。——這即是「來時歡喜，去時迷」！請回思，在我們走過的路程裡，與其他生命的相聚與關係，究底有多少是依於善緣、好感而發生；而最末憤怒、沈鬱，帶著人性惑愛、怨惱的硫酸而離開？「去時悲」——「悲」尚不打緊，倘若是「清明、而智覺的悲傷」；問題在「迷」：帶著黑昧惑惱，並未多一分清明和省思。
- 盲目地發心，易於招來盲目地退轉與毀墮。為一名老師或一個修行

團體發心尤其如此，必須先以智眼深刻觀察，具足信心、信念始可。倘不真正認識一名老師，僅憑一時的「感覺、情緒」而開花，一朝感覺不對（心風逆轉），便又視為「剝削」而受創，這於修法有損無益。這是為什麼於藏傳佛教，老師收學生，須經三年的檢測，學生找老師，亦須三年的觀察。禪宗號稱「頓門」，勘驗手段猛利迅捷，卻也不得草草。

- 以是關於「發心」，新參，原則上並不鼓勵（至少須更修法一、二年），須從久修的老參開始。緣於，與其悔恨，不如歡喜。莫如緩步，清明地來。唯願「來時歡喜，去時明」！——發心，是為成熟自我，照亮自、他的法道。故須敬慎地來，亦敬慎地去。

◎窪則盈——關於《弘一大師傳》和《空谷幽蘭》

（同學拒絕老師建議的上述作品，認為若讀文藝、文化的書，必將「嗔心大發！」）

- 1. 太武斷了！不可永是「識心」運作，一聽書名，便落入成見、愛憎裡（這就是「第六、七識」在作鬼！）。修行，須先倒空一己的知見與情見，佛法正知見才能紮根。
2. 須先建立「隨師學、隨師教」的修學態度；至少先上網查看、或閱讀作品再說。
3. 基於二部作品皆追索了「修行」，也皆能提昇行者的道心、道格、與道念。

（1）《弘一大師傳》摩寫了一名文學、文藝人徹骨徹底的翻轉：自浪漫潮騷，而律儀謹白、而嚴攝嚴清、成為重振「南山律」的律宗大師——雖以文學寫成，但下半卷全集注在「修行」與「索道」中。（參見陳慧劍《弘一大師傳》）

（2）《空谷幽蘭》則探索了中國的「隱士文化」，描寫當代此世，於同一時空下另一群寧捨世相繁華，而如古代大德一般，簡淡苦素、以實體、血肉印證，住山修持的修行者；諸如，創辦幾所佛學院卻一盡捨去，最末圓寂、燒化出「金剛心」的金剛比丘尼。守著「草堂寺」鳩摩羅什石塔，終而也如鳩摩羅什一般「舌根不

壞」、焚出大量舍利的宏林和尚……他們是「隔山道人」的呼聲！

4. 所謂玄學或僅是「尚未印證出來的科學」，舉例：

(1) 《空谷幽蘭》的作者比爾·波特與蛇。

(2) 昏暮中盤坐的群蛇。

(參見《空谷幽蘭》和梁寒衣〈聽聽，隔山的道人！〉)

◎同參和「集體禪修」的重要

——面對當代滾滾洪流，究底是一根木頭穩定，還是三十根木頭綁成木筏穩定（如聖嚴法師所述）？是一支燭火亮？抑或二十支燭火亮？

古人凝聚螢光而展讀，它不是藉一隻螢火蟲、一朵螢光而照亮；然，群聚五十隻便足抵三支蠟燭了！——這就是同參「志操相攜」，互相砥礪、警策的意義。

◎灰燼與鑽石——再論「沙特」

（二名學生分別寄來剪報，厭惡沙特與西蒙波娃「同居、不婚」且開放的情愛關係，表示不願再聽到此名字。）

——沙特的「自由意志」強調「人永遠可以決定自己的思想與行為，也均須付出相對的責任」，也即「自我荷擔」之意，與「修法」息息相關。

——也即昔日教授師指著熱水瓶所講的「誰喝了這杯水，誰就要負責上廁所！」——生命的無數苦惱，怕來自於人們打算喝水（起動、選擇），卻不準備上廁所（負責，付相應代價）！總期責其餘他者協助，為我們善後、付代價。

——他的作品《沒有出口》，描寫了「唯心煉獄」——人類心魂的煉獄，深刻詮釋了「萬法唯心」的概念，就修法而言，仍具足觀照。

——孔子說「不以人廢言」，行者須具「擇法覺支」，揀擇出一個人生命中的墟燼與鑽石。然後，循此鑽石的光照，而修、而行、而淘濾自我。舉例：

1. 桂花蜜的故事：一名作者可能依其敏慧寫下「桂花蜜的釀造」，卻從不作；讀者依其方法一朵一朵擷取桂花、耐性而釀，最終，喝到這盃桂花蜜的，是虔誠、篤行的人。修行，畢竟是「誰做，誰得」。
2. 泳池畔的泳者。

◎老子的「大制不割」與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」

——「大制不割」是老子的中心概念。制，即量尺、軌範、尺度；意思是「真正大的典範、尺規，是不會將什麼切割出去的」：真正的「大」，必能包容、不排除、捨掉任何一個東西（「太極圖」圓滿包容「陰/陽」、「善/惡」、「黑/白」、「美/醜」……等一切相對的運動、揮發與變化，即是周敦頤根據老子的思想而繪製的）；必能全然圓容兩極對立的境相，安住、智照，不為所役，亦不為框限。（此即「常有，欲以觀其微」——微，亦作「皦」，指明亮、智照。〈憨山註〉作「邊際」，指道性無涯，「物物皆道之全體所在，正謂一物一太極」。）

——那麼，為什麼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」？基於，一旦立了一個「美」，便相對切割出另一個「不美」、「不夠美」……來，真正可惜處即是你的「大制」已然裁割了！——我們便只看、只選擇我們要的那個「美」，而想排除不想、不希望的。比如，一旦定義出牡丹、百和、玫瑰、水仙……才是「美麗花卉」，人們即會致力剷除所有野花野草，以期「花開莊嚴」！——這就是「美的量尺」以及相對的態度與影響。

在幽靜的湖畔，山中曾相逢一名環保人士。他談到他最厭惡的，是山野中一蓬一蓬、紅紅白白、徧野蔓生的非洲鳳仙，太鮮豔、太亮麗了！一看，便恨不得將她全拔掉。緣於，他經常帶領大人、孩子去欣賞自然界昆蟲、植木，以及微細、微型野花野草之美；而非洲鳳仙太野蠻、亮麗、佻達了！大眾的視線全被吸引，即再也無能凝視到那亟微、亟細野生花草的秀美與娟緻。所以，他要拔！想一盡剷除，以提醒大家注視那更微小、深藏、無限美好、無限繽紛的野花。

——看到了吧？皆知「美之為美」的標竿與影響：雙方皆「割」，皆想剷掉相對的「異端」——一個只管保留大花大朵、愈豔麗愈好，野花野草

一概否定、拔除；另一個則厭棄現代人感官的粗浮粗糙，一意想拔去豔色花絮，以使凝觀自然界一花一葉、微細、微小的物色之美。

——但是，真的須將大的剷除，才可能凝看到微細之美嗎？宇宙間是否有一種心靈靈敏、浩蕩、廣博、明覺，能欣賞名花名草、巨型巨量之美，也能洞穿、微照慎小、慎微之美？

——《華嚴經》的「智、微細智、甚微細智、甚甚微細智……」（此即「大圓鏡智」，萬象森羅，從粗到細，皎然映現）說明了這一狀態。老子的「大制不割」也如此。唯其「不割」，所以「天地有大美」：物物類類、色色頭頭，從粗到細、從高層到底微，均能顯現獨樹的妙色與妙美。

——「不割」，所以不排除、遺漏任一個。所以沒有壁壘、障礙。故是通透、全達的（拔來拔去，各執一端、自我遮蔽，就永不會知道「大美」是什麼了！）。

——如是，「大制不割」，真正心靈的「大」，無際能容，不裁切任何，而能和光同塵，乃至人類所謂的「邪惡」，俱能於中參透，獲得相應的智慧，與悟覺（這是視線敞開，全面性的觀照與審美，以是要說「道在稊稗，道在屎尿」了）。

◎哭泣與死亡——儒、釋、道三者之於喪葬的不同

（因一名同學分享一場人人努力箝制「不哭」，卻又因一個意外的觸動而擁抱痛哭的佛教喪禮而有的回應）

- **儒家「盡哀」**：非哭不可！不哭、不盡哀，或就叫「不孝」、「不義」、「不忠」……須依據人際關係（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師友……等五倫狀態）、情誼交際的親疏遠近、厚薄深淺來哭（不轟轟烈烈痛哭一場便缺乏感情，不夠愛，白養、白待一場……）。
- **佛家「止哀」**：不能哭！——然此「不哭」的原因，意在「解縛」，讓往生者安心走向淨土，避免愛執不捨、又眷戀輪迴。但亡靈的「神識」，很接近「意生身」的狀態，往往盤桓於所親所愛身畔，若僅是葬禮那二、三小時熬忍不哭，其餘時刻都痛心疾首、哀哭非常，又怎可能不惻惻繫戀、掛懷？由是，不可「學一法，縛一法」——「止哭」，重在要佛子們能「修

法」、「修定」。你能空寂、不執，亡者便自然脫落。你脫落，他就脫落！若能來自內發的喜樂、安恬——真正明了淨土、深信淨土、深信彌陀，堅澈無疑，那麼豈止是亡者往生，即連生者也一併安居淨土了。故「不哭」不在「壓抑」、「箝制」，更在提醒「勘破」、「禪定」、或「淨念」。

- 老莊「哀三聲」——哭之，忘之，舒卷自如。且看莊子的寓言〈秦失弔老子〉：

老子逝後，他的朋友「秦失」來弔老子。

秦失走入靈堂，「大哭三聲」，就走了出來，揚長而去。於是，弟子（不管是老子或秦失的弟子）問：「你不是老師的朋友嗎？不是來弔祭老師的嗎？怎麼這般『才只三聲』便走人了？這符合弔祭之道、弔祭之儀嗎？」

秦失回答，他那三聲，其實還是因為以人的禮節——依老子是個「人」，才號哭三聲！若依老子的境界，則此人來是「順時而來」，去時，亦是「順時而去」；去來、生滅無不解脫，即連這三聲也不必了！（「順時而來，順時而去」與「如來者，如如而來，如如而去」是同一跡路）。

而後，秦失以「遁天倍情」解釋凡夫的生死纏連——從來花開定有花謝，有生就必定有死，這就是大化、自然的真相，天地宇宙運行的法則；而人類卻寧可辜負、背叛天地自然的諦理（即「遁天」），增益、強化自我的愛染、情執（「倍情」）。如是，於生死之際，大慟特慟，難以脫鈎……其痛烈，恰若倒懸倒掛的雞鴨牲口。

佛家稱此生死解脫的境界為「涅槃」，莊子則稱為「帝之懸解」（帝，指天帝、上蒼）——理解天地宇宙「有來必去」的軌則，安恬順受，而解除了「倒懸」般的生死哀慟。

由是，生死恬泊，無不脫解。

〔原文：老聃死，秦失弔之，三號而出。

弟子曰：「非夫子之友耶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

「然弔焉若此，可乎？」

曰：「然。始也，吾以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弔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必有不蘄言而言，不蘄哭而哭者，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遁天之刑。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」（縣，同「懸」字）

第七堂課之二

◎「萬法唯心」與「習氣豢養」

——「十法界」皆為心的投影，無此「心的投影」，則「遊樂場」玩不起來。地獄、餓鬼、天堂、菩薩、佛、凡夫……皆如此；也均是「物以類聚」，喜好喝茶的，變「茶友」，喜歡賭牌的，變「牌友」；其餘，喜歡歌唱、舞蹈、愛著街舞的……也自為投射，自成一個集團。佛性變化無量，許你捏塑、投射，僅是上昇下降，向度不同。

——「投射」是一種習氣，佛與菩薩是一類習氣（直如「不洗澡」是一種習氣，愛悅「洗澡」，乃至「時時勤拂拭」、一日要洗箇數次，也是一種習氣），修羅、餓鬼、欲貪、仁慈……皆然，也皆是習氣熟成；端看我們如何選擇「習氣」、選擇其向度，又如何豢養、深化而已。

——修行，就是「出情法」，就是要泯除「情心」、泯除「愛憎心」。了無愛憎，即是「聖」；能放下愛憎，即是「聖者」，並沒有其餘的「聖」（基於「愛憎」即凡夫心，即凡夫特質）。不立「聖」，本無執著、葛藤、纏礙，就本來清淨。故於老子，能「大制不割」，如海洋般涵納深沈，不著、不染，便安恬涅槃了。並無所謂「出不出離」的問題（那是眾生界的問題！）；緣於「本無」、「常無」。由是，將老子置於三界有頂，或三界任一處，他皆是靜涼脫解的，緣於不繫、無著！

◎「三界火宅」以及「離與不離」

- 小乘為「離欲解脫」：視三界為火宅，也勢必逃離火災現場，才致清涼。
- 大乘菩薩則「在欲行禪」：認為「火中生蓮花，是所謂希有」，故能乘其大悲投入火宅燒燃，大作夢幻佛事。
- 老子「寡欲解脫」：三界火，繚繞在他身邊，他也淡泊寡欲，不動不著，以是心中清涼。火場儘管燒，他心中卻沒著「那個火宅」。即看那一把把火焰，也只燒得奇怪、綺麗、而可笑……本是無中生有（也僅是「不達本源」，而自為舉火，自為喧動與焦爛）。大家都燒了，他卻是泊淡，不燒、息盡的。也只是「看」！只是「透達」！

◎〈第三章〉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

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

——1. 老子的哲學傾向「從本源作起」。本章談述「種子力」與「知見」的影響。

其「下種」與「耕耘」的方式足以形塑整體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民心……的脈動與流變。

2. 本章亦說明「上行下效」的為君、為上之道。也是老子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」方法，循此，始可行向「無為」之治。

3. 老子的文法古奧、簡約，憨山大師認為「結句」往往即是「題目」（即「主題」、「主旨」）所在，研讀者不可不知。

◎不尚賢，使民不爭

——詮言「種子力」和「政策」、「價值」的相續作用。

同上章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」、「善之為善」的狀況一般，一「立」，即是兩極分裂、排他的開始。為上者不去「鼓勵」和「崇賢」，人臣、人民也就不致形成各種惡爭、惡鬥、與惡作。（老子的許多思想，是針對當代主流思想、體制業已施設的綁縛而作「解縛」——基於「有綁縛，才須解縛」；若根本不綁，又何須此解脫道？——若不點火、失火，又何須滅火？故向本源作起，即是「不立」。）

——「儒家」與「墨家」為當代並立的兩大思想主流。「尚賢制」為墨家所主張。世間認為「尚賢」、「舉賢」即能「獎善懲惡」、端正風氣，使人民皆能效行賢善；老子卻洞澈，「法」一向是相對施設的，立一「賢」字（即已形成高/下相陵，賢/愚對峙了！），即已鼓勵大眾陷入更大的競爭，更大的擾攘、奸詐、機心與痛苦了（為博「令名」、賢德，所有

嫉忌、怨害、貪賄、腐墮……也隨之而興)。

〔〈憨山註〉：尚賢，好名也；名，爭之端也。〕

- 人人一起「競賢」，則知見、政策相同者，互為串聯、比附，共為朋黨，生種種黨爭、黨禍……中國歷代的黨爭（比如宋代的「朋黨之爭」、明代的「東林黨爭」）大抵都不離於「尚賢」、「競賢」，也皆不離智識份子的互競「英睿」與「賢能」……其彼我劇烈傾軋、鬥爭、排拒的結果，最末，僅是加速了邦國的崩亡。
- 為了「爭賢」，愛憎所之，即君子也難免墮貶為小人，有了人格的垢斑與黑影。

舉例

1. 朱熹與嚴蕊

著名的宋明理學（融合儒、道、釋）大家朱熹，精湛經史，被稱為「大賢朱子」，與「永康學派」的另一經家唐與正（唐仲友）卻格格不容（此應是兩個不同領域的智識人之於「見地」的不同所引起的相爭，唐與正雖研經史，卻也是一名擅長科學、地理、工程工事的「科學人」，二人之於南宋時弊，其救國方案自會有炯然不同的開闢）。顯然，唐與正並不相信光靠「修身養性、理學玄學」便可解決當前國土襲捲而來的內憂外患，於是，之於朱熹作了譏諷之言。朱熹因而憤憤懷仇。嚴蕊為浙江天台營妓，為一精擅琴棋書畫、絲竹歌舞的詩妓。唐與正任台州太守時，一日，設宴賞桃花，召歌伎前來佐酒。以「紅白桃花」為題，命嚴蕊當場填詞，嚴蕊即興賦了一首〈如夢令〉，大受唐與正擊節，贈送了她細絹以為纏頭。

其後，朱熹視察台州，乃將嚴蕊逮捕下獄，嚴刑拷打，欲令她招認與唐與正「通姦、有染」（宋代規制森嚴，官妓可以侍酒，卻不能嫖宿侍寢），以羅織唐與正入罪。

嚴蕊備受捶楚，卻始終未招一句。朱熹無奈，只好將她轉至紹興，繼續嚴刑逼拷，嚴蕊受盡酷杖，卻終舊未吐一言。獄吏好言誘勸她道：「何不早早招認，免受此刑杖之苦？何況罪名已斷，並不會重新斷罪，又何須熬忍苦酷？」

嚴蕊回答：「身為賤妓，縱使與太守有濫，罪亦不致死，然是非真偽，怎可以妄言污毀士大夫；如是寧死，也不肯誣指——」

如此，嚴拷持續，幾番危死……其聲名，終而震動京師，傳至宋孝宗耳裡。朱熹乃改官他任，另派岳飛之子岳霖接任。岳霖憫其遭遇，命她詠詞自述。

嚴蕊口占一闕〈卜算子〉云：

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；
花開花落自有時，總賴東君主。
去也終須去，住也如何住？
若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

岳霖乃當場將嚴蕊自官妓名簿中除籍，判她從良。

（按，資料引自殷偉《中華五千年藝苑才女》和《朱熹傳》。其後幾年，發現「嚴蕊與朱熹」一節，研究者各執一端，互為爭議，其真/偽或難以出土。但朱熹與唐與正的「爭賢」，爭才識、能力、知見……卻是成立的。——一旦認為自己具有絕對的「道德正確」，具有絕對不可批判的正義與威權，人，便有「潛力」下手剷除他所認為的稗草、棘刺與穢惡——這即老子說的「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」）

2. 新舊黨爭——蘇東坡、王安石與司馬光

王安石變法，新法誠然切中時弊，蘇東坡卻持反對意見，認為不可盡行，行之過急，則將翻攪生命，造成整個國家、人民的板盪與痛苦；於是被打為「舊黨」，貶謫放逐，幾回生死。其後，變法失敗，「舊派」司馬光上台了，他該被任用，對不對？——他不是為反對新法，而備受流離、艱苦的吗？

然，此老兄卻對司馬光很正直地說：「新法某些亦不錯，尚可行！且

浸淫已久，人民業已熟習，並不可全廢。」（此人灼然只信自己內在的義理、真理、和格律！）——並不贊成完全變回舊制度、舊鐵鞋。於是乎，命運又再輪序一次，蘇東坡再度展開他的生死流亡，再度被放逐！……只是，這一次，他被視為是新黨的同路人！

——看！這就是「爭賢」，爭著自我的治國方略與洞識……爭贏了，則斥拒、謫貶、流放另一方，手段如出一轍……而王安石、司馬光、蘇東坡全是史上赫赫英才！一代精英，賢哲與賢哲的競諍、排踏（而不是共同合作、共謀國事），形成北宋的元氣大傷，及至覆亡。

——即現代人於都會中各種公司、機構、團體裡，不斷「卡」位置、爭昇遷、爭名銜，不是認為自我較之他者更「賢能」，更有資格擁有這個位階、權勢、聲名嗎？由是，鬥爭、手段不斷。「人/我心」本已是一座須彌山，若更「尚賢」就更增加其對峙、競較。老子認為與其如此，莫如「不」！在於所製造的紛爭、撕裂將更嚴峻。

第七堂課之三

◎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

- 不重視、標榜難得的貨物，人民自然不致為盜為賊。本章談的是「**為上者的文化態度、價值取向和社會制約**」（也是一種由上而下的「**藏識制約**」）。不視古董、古物、名畫、名錶……為奇珍，自然，便不致有人盜採吳哥窟，盜挖古墓、古墳，盜砍神木、老檜、寶礦等等。正因在上者有此嗜味，有此風尚與流行，為下者為換取升遷、名祿，才會不惜重資「**重賂**」，不擇手段地蒐羅、鑽營、與竊取。
- 「盜」有無數種：穿牆入戶的偷取，是盜。苛征暴斂、巧取豪奪，輾轉剝削，也是盜。「盜」的根本來源，即是「**貪欲**」。「難得之貨」即為重量級的釣餌。
- 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（季康子厭患國中盜賊猖獗，就教於孔子）
孔子對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
- 意思是，為上者若無此欲求、無此取向，就算打賞、請人民作賊，他也不要！
- 重點是「**文化價值與文化制約**」的問題：〈**憨山註**〉比喻，即如以珍貴的隋珠投擲鳥雀，鳥雀必漠然飛走，在於，牠不要啊！牠不視之為「**珍寶**」與「**可貴**」。
- 意即，倘使一個文化視黃金直如石塊、泥土，那麼，即使黃金掉了滿地，也直如屙了滿地黃黃牛屎，無人肯彎腰去撿，更何況「盜」了！（黃金的價值，其作為世界性的貨幣，也無非人類所創設出的量尺……一切奇珍、名品皆如此；價值與風潮，本是人為創想、鼓動、制約而來。而為獲得此「難得之貨」，便形成「**需錢恐急**」，不惜為「盜」、不惜為奴役之態。）。
- 舉例，張愛玲〈**色，戒**〉中的粉紅鑽石。
- 〔〈**憨山註**〉：「**貴難得之貨，好利也。利，盜之招也。**」〕

◎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

- 「可欲」，指愛染、欲求、渴望的事物。六祖道「外若著相，內心即亂」：一旦著「相」，內心則動亂；大著，大亂；小著，小亂。而「可欲」——可愛、可欲想的事物，更激使生命朝思暮想、動盪不安。胸中燒燃，只是想「有」、想「獲取」！
- 廣告的運作，即是「透過密集的播放，創造出強烈的『可欲』，於識庫落下大量密厚的藏種」，於是你一到超市便會下意識拿起某種廠牌的米、或某種口味的冰淇淋（緣於一整個夏日，電視皆以高頻率播放著，不吃它，你似乎失去了一整個夏日）。
- 所以「欲望」是被創造出來的，坐在電視機前，看著廣告、看著購物頻道，人們將發現自己「匱乏」很多東西：所有廣告皆告訴你，擁有這個那個，你將變得更幸福、美麗、自由、而快樂……而你發現，你缺乏這個、又需要那個……於是開始擔憂、焦慮、憤怒起自己的「不足」與「匱乏」（但，原本無事，只是坐著在看電視啊！）——而這就是「創造性的匱乏」，愈創造，愈匱乏！「可欲的範疇」愈泡製，愈巨大，愈顯無盡無邊，永難滿足……而非洲山野住民並不然，只要擁有一只能出水的水龍頭便很高興，並不需各種千奇百怪的造型；在於他無此創造性的欲望和想像力。
- 無止的動亂與逐獵，僅是徒增傾軋與苦惱。由是，欲獲致心靈真正的平安與清寧，則是「關閉可欲」：不製造、亦不創想出更高的物欲和「匱乏感」來擾動人民；僅擷取簡淨必需。

◎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

- 此是老子治國的「虛/實之道」，即「該虛的虛」、「該實的實」：「虛其心」使心靈復歸本然的虛寂，無須更創設出更多惑亂人心的幻念與欲想（無以滿足的物質欲念和「創造性的匱乏」）。「實其腹」，須餵飽人民，決不許「餓」！亦決不許「野有枯骨，路有餓殍」。基於「民以食為天」，士農工商、百家技業，若處於饑餓邊緣，絕不可能荷擔本務本業，國土國族也勢必凋萎。

- 「弱其志，強其骨」，此四句相聯，常被視為老子的「愚民政策」，誤以為僅是想將人民養得胖胖壯壯、魯魯鈍鈍，如雞鴨牛狗一般，了無懷抱與志氣。關鍵在於「志」的解釋——「志」究底是什麼？問題是世間所說的「志」，所謂「志氣與抱負」僅是「野心、胃口與欲望」的另一代名詞，唯是鍍了金影！本質上，是同一名相的兩種開詮。且看項羽與劉邦二人看著秦王高車大馬、浩浩出巡的壯典，項羽說：「彼可取而代之！」（當皇帝，太棒了！我要取代他。）；劉邦則道：「有為者亦若是！」（大有為者合當如此！）——人們或傾向將項羽視為「野心」（有「攘而奪之」之意），而將劉邦解為「志氣」（具「鴻鵠之志」）；事實上，二人的「胃口」一致，皆指涉了那頂皇冠與皇權。尤其，中國人所謂「志氣」，往往不離於「福、祿、壽、喜」、功名利祿等世俗權力權柄的富貴榮顯以及「門楣的光大」。
- 但什麼是「志」？什麼又是「光大門楣」呢？顏回的「一簞食，一瓢飲、安居陋巷」算不算「有志」呢？若諸位的孩子如此「立志」，你可能會認為「沒有志氣、出息」。
- 「弱其志」，老子了此，唯是叫人去卻剛強競逐的野心與欲想。斯皆無益於心性真正的安泰與明靜。
- 「強其骨」，鑄鍛強健的筋骨、體魄，始能剛健剛樸、荷擔本體，俯仰於天地大塊之中。當耕即耕、該勞則勞，素樸淳靜、不假依賴地長養。若病，則有無數苦，則假依賴、看護，難能獨立放曠於天地。一個國族，若人民體質唯是奢華、怠惰、病弱、而人欲高漲，則覆亡必至。
- 此四句為老子聖治的老實「固本」之道；即是智眼明擇，該虛的虛、應實的實，需削減的削減、當增益的增益；拔掉一盡撩亂、惑弄的蕪枝、葛藤，使國本如大樹般剛健拄立。
- 也是老子「簡」與「捨」的哲學：能「虛其心」，不為物欲、人欲所鼓動，則宇宙遼闊，足以開門放入宇宙大美。

◎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

- 常為誤詮為「愚民政策」、抑扼思想的更在此句。「常使民無知無欲」，

應解為「無此知見與欲求」；「使夫知者不敢為」，指使具有此知見的人也不敢任意以其知見去煽惑、挑動人民，甚而帶動傾斜形成一個普世的價值文化、乃至泛濫成為整體的文化體質（佛家謂「集體積迷」）。

——此句類於禪宗祖師強調的「但莫染污，即本來佛」：不染污，即本然清淨、本體佛性。老子穿透此「兩極變化—創造—制約—循環」的無盡歷程，凡夫一生即綁縛、框架、限制其中，而難能自由、脫解。故要求返本「但莫染污」的本淨狀態：不為此「創造性的匱乏」所激動、制約、役使；一開始，即慎明「種子」和「種子力」。

——如所述，一個文化若視黃金如泥塊，只有五歲的小孩才會去撿拾、把玩；那麼，傻瓜！誰要蹲下來撿？當只是五歲小孩還在玩泥塊麼？

——舉例，古老西藏有一「瑪瑙湖」，湖底五彩斑斕，全是瑪瑙岩，山民看著它絢爛的返光，也只視為自然殊獨的麗景！全然「無知無欲」，連開採的念想也未有，僅是生命的自然！一旦「知者」——外來者湧入，注入市場、經濟、貪欲、渴求便有了種種哄抬、競爭與糾葛；則民風丕變，滑移、滑墮……這是要「使夫知者不敢為」的理由：為政者自己須清正止貪，不鼓勵人民貪欲，也施設一定的閘口，避免注入更多的惡求、濫求、與貪求！使之有所裁剪、收斂，不致肆無忌憚、鑽營攘奪。

◎為無為，則無不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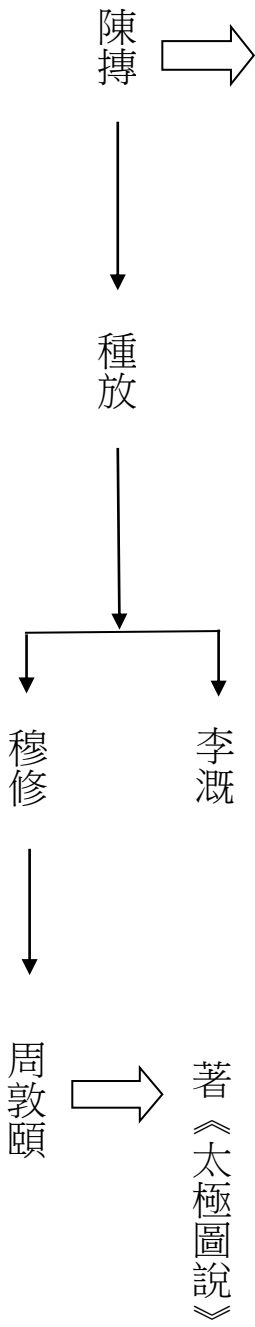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人類的真實是「種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」：創設種種幻念、幻相，也自縛、役使於幻相幻網中。了然文化的種種創造性，以及種種相對的侷限性、制約性和「反挫力」，莫如回歸本然，「為無為」：根本「不種！」——放曠撒手，行使「無為」之治，不需要再「做」、再製造那麼多！正如不拍擊、製造更多的水花水波，則本湛湛明湖——此才是「無所不治」：無不澄清、安頓的法則。也才是安閑、省力之道。

——世間用「增添法」，以為發明、創造、擁有、獲取得愈多，則愈幸福；老子卻用「刪減法」，認為寡淡欲望，只取基礎的必需，復歸本體，才可能得致真正的幸福與寧靜。他的「內聖外王」之道，始終是從「本源」出發的：叫人去看本質、本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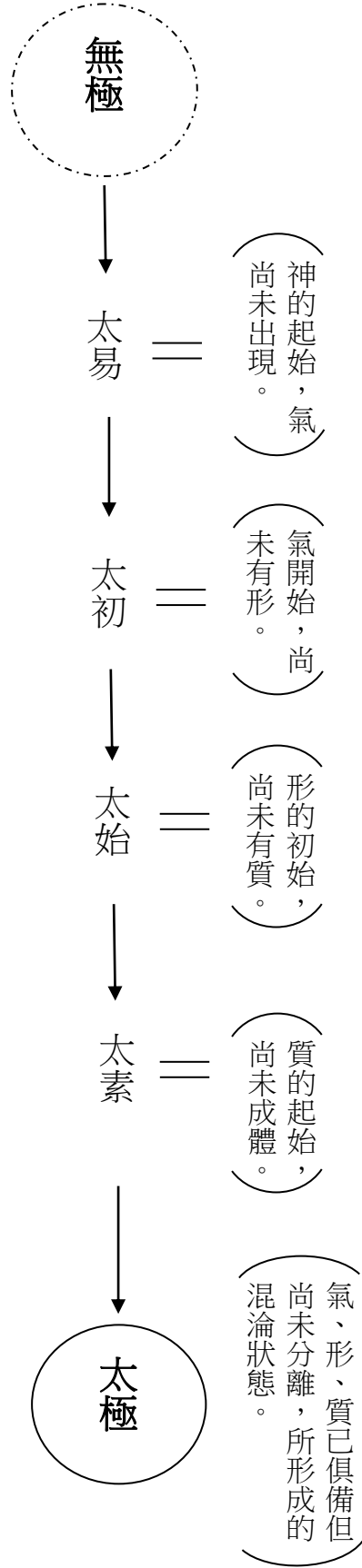
- 《左氏春秋》道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」（不識不知，也即老子的「常使民無知無欲」），意思是，不緣外而求，能放棄自我的知見、識情，而回歸天帝（即自然、宇宙、天地）運行的法則〔佛家主張，泯除識心，則本佛性明覺〕；老子的「無為之治」重在減少自我的知見、妄想，不以人為的欲念為法則，而以匯歸天地的法則，為生命的向度。
- 「但莫染污，則本元清淨」——這是老子無為之治的原點，也是本章的主旨：去除駢歧的人欲與物欲，隨順自然途軌，則本清淨清澈，又何須更治？（湖泊若不傾倒入大量的垃圾、渣滓，注入各色染料、塗料，則本明淨，又何須更使力去對治、廁清與除塞？又有啥須為？）
- 關於治國方略，諸子百家所用的大抵是「有為法」、「對治法」、「建構法」；老子所採的卻是「無為法」、「正源法」、「解構法」，意圖恢復上古聖王的淳靜、素樸、安閑之道。治世，重在「復本」；復本，則「無為。」

※太極變現圖（如次頁）

歷史傳承



無極→太極



太極變現圖

梁寒衣老師繪製